紅樓夢

紅樓夢第三十回

寶釵借扇機帶雙敲　椿齡畫薔痴及局外

話說林黛玉自與寶玉口角後也自後悔但又無去就他之理因此日夜悶悶如有所失紫鵑度其意乃勸道論前日之事竟是姑娘太浮躁了些別人不知那寶玉脾氣難道偺們也不知道的爲那玉也不是鬧了一遭兩遭了黛玉啐道你倒來替人派我的不是我怎麽浮躁了紫鵑笑道好好的爲什麽剪了那穗子豈不是寶玉只有三分不是姑娘倒有七分不是我看他素日在姑娘身上就好皆因姑娘小性兒常要歪派他纔這麽樣林黛玉欲答話只聽院外叫門紫鵑聽了一聽笑道這是寶

玉的聲音想必是來賠不是來了黛玉聽了說不許開門紫鵑道姑娘又不是了這麽熱天毒日頭地下曬壞了他如何使得呢口裡說著便出去開門果然是寶玉一面讓他進來一面笑著說道我只當寶二爺再不上我們的門了誰知道這會子又來了寶玉笑道你們把極小的事倒說大了好好的為什麽不來我便死了魂也要一日來一百遭妹妹可大好了紫鵑道身上病好了只是心裡氣還不大好寶玉笑道我曉得有什麽氣一面說着一面進來只見林黛玉又在床上哭那黛玉本不曾哭聽見寶玉來由不得傷心了止不住滾下淚來寶玉笑着走近床來道妹妹身上可大好了黛玉只顧拭淚並不答應寶玉

因便挨在床沿上坐了一面笑道我知道你不惱我但只是我不來叫傍人看見倒像是偺們又拌了嘴的似的若等他們來勸偺們那時節豈不偺們倒覺生分了不如這會子你要打要罵憑着你怎麽樣千萬別不理我說着又把好妹妹叫了幾十聲黛玉心裡原是再不理寶玉的這會子聽見寶玉說別叫人知道偺們拌了嘴就生分了是的這一句話又可見得比別人原親近因又掌不住便哭道你也不用來哄我從今已後我也不敢親近二爺權當我去了寶玉聽了笑道你往那裡去呢黛玉道我回家去寶玉笑道我跟了去黛玉道我死了呢寶玉道你死了我做和尚黛玉一聞此言登時把臉放下來問道想是

你要死了胡說的是什麽你家倒有幾個親姐姐親妹妹呢明日都死了你幾個身子去做和尚明日我到把這話告訴去評評寶玉自知這話說的造次了後悔不來登時臉上紅漲低了頭不敢則一聲幸而屋裡沒人黛玉兩眼直瞪瞪的瞅了他半天氣的噯了一聲說不出話來見寶玉逼得臉上紫漲便咬着牙用指頭狠命的在他額上戳了一下哼了一聲咬着牙說道你這剛說了兩個字便又嘆了一口氣仍拿起手帕子來擦眼泪寶玉心裡原有無限心事又兼說錯了話正自後悔又見黛玉戳他一下要說也說不出來自嘆自泣因此自已也有所感不覺滾下淚來要用帕子揩拭不想又忘了帶來便用衫袖去

擦黛玉雖然哭著却一眼看見了他穿著簇新藕合紗衫竟去拭淚便一面自已拭著淚一面回身將枕上搭的一方綃帕拿起來向寶玉懷裡一摔一語不發仍掩面而泣寶玉見他摔了帕子來忙接住拭了淚又挨近前些伸手挽了黛玉一隻手笑道我的五臟都碎了你還只是哭走罷我同你往老太太跟前去黛玉將手摔道誰同你拉拉扯扯的一天大似一天的還這麽涎皮賴臉的連個道理也不知道一句話沒說完只聽嚷道好了寶黛兩個不防都唬了一跳回頭看時只見鳳姐兒跑了進來笑道老太太在那裡抱怨天抱怨地只叫我來瞧瞧你們好了沒有我說不用瞧過不了三天他們自已就好了老太太罵

我說我懶我來了果然應了我的話也沒見你們兩個有些什麼可拌的三日好了兩日惱了越大越成了孩子了有這會子拉着手哭的昨兒爲什麼又成了烏眼鷄呢還不跟我走到老太太跟前叫老人家也放些心說着拉了黛玉就走黛玉回頭叫丫頭們一個也沒有鳳姐道又叫他們做什麼有我伏侍呢一面說一面拉了就走寶玉在後面跟着出了園門到了賈母跟前鳳姐笑道我說他們不用人費心自己就會好的老祖宗不信一定叫我去說和我及至到那裡要說和誰知兩個人倒在一處對賠不是對笑對說呢倒像黃鷹抓住鷄子的脚兩個都扣了環了那裡還要人去說的滿屋裡都笑起來此時寶釵

正在這裡那林黛玉只一言不發挨着賈母坐下寶玉沒甚說的便向寶釵笑道大哥哥好日子偏生的又不好了沒別的禮送連個頭也不磕去大哥哥不知我病倒像我懶推故不去呢倘或明兒鬧了姐姐替我分辯分辯寶釵笑道這也多事你便要去也不敢驚動何況身上不好弟兄們終日一處要存這個心倒生分了寶玉又笑道姐姐知道體諒我就好了又道姐姐怎麼不看戲去寶釵道我怕熱看了兩齣熱得很要走客又不散我少不得推身上不好就來了寶玉聽說自己由不得臉上沒意思只得又搭訕笑道怪不得他們拿姐姐比楊貴妃原也体胖怯熱寶釵聽說不由的大怒待要怎樣又不好怎樣囘思

了一回臉紅起來便冷笑了兩聲說道我倒像楊貴妃只是沒
一個好哥哥好兄弟可以做得楊國忠的二人正說着可巧小
丫頭靚兒因不見了扇子和寶釵笑道必是寶姑娘藏了我的
好姑娘賞我罷寶釵指他道你要仔細我和誰頑過你來疑我
和你素日嘻皮笑臉的那些姑娘們你該問他們去說的靚兒
跑了寶玉自知又把話說造次了當著許多人更比纔在林黛
玉跟前更不好意思便急回身又同別人搭赸去了黛玉聽見
寶玉奚落寶釵心中著實得意纔要搭言也趂勢取個笑不想
靚兒因找扇子寶釵又發了兩句話他便改口說道寶姐姐你
聽了兩齣什麼戲寶釵因見黛玉面上有得意之態一定是聽

了寶玉方纔奚落之言遂了他的心願忽又見問他這話便笑道我看的是李逵罵了宋江後來又賠不是寶玉便笑道姐姐通今博古色色都知道怎麽連這一齣戲的名兒也不知道就說了這麽一串這叫個負荊請罪寶釵笑道原來這叫負荊請罪你們通今博古纔知道負荊請罪我不知什麽是負荊請罪一句話未說了寶玉黛玉二人心裡有病聽了這話早把臉羞紅了鳳姐這些上雖不通但只看他三人形景便知其意也笑問道這們大熱天誰還吃生薑呢衆人不解其意便說道沒有吃生薑的鳳姐故意用手摸着腮咤異道既沒人吃生薑怎麽這樣辣辣的寶玉黛玉二人聽見這話越發不好意思了寶釵

再欲說話見寶玉十分羞愧形景改變也就不好再說只得一笑收住別人總未解得他四個人的言辭因此付之一笑一時寶釵鳳姐去了黛玉笑向寶玉道你也試著比我利害的人了誰都像我心拙口夯的由着人說呢寶玉正因寶釵多心自己沒趣又見黛玉來問着他越發沒好氣起來欲待要說兩句又恐黛玉多心說不得忍氣無精打彩一直出來誰知目今盛暑之際又當早飯已過各處主僕人等多半都因日長神倦寶玉背着手到一處一處鴉雀無聲從賈母這裡出來往西走過了穿堂便是鳳姐的院落到他院門前只見院門掩著知道鳳姐素日的規矩每到天熱午間要歇一個時辰的進去不便遂進

角門來到王夫人上房內只見幾個丫頭手裡拿著針線却打盹兒王夫人在裡間涼榻上睡著金釧兒坐在傍邊搥腿也乜斜著眼亂恍寶玉輕輕的走到跟前把他耳上帶的墜子一摘金釧兒睜眼見是寶玉寶玉便悄悄的笑道就困的這麼著金釧抿嘴一笑擺手令他出去仍合上眼寶玉見了他就有些戀戀不捨的悄悄的探頭瞧瞧王夫人合著眼便自己向身邊荷包裡帶的香雪潤津丹掏了一丸出來便向金釧兒口裡一送金釧兒並不睜眼只管噙了寶玉上來便拉著手悄悄的笑道我和太太討你偺們在一處罷金釧兒不答寶玉又道不然等太太醒來我就討金釧兒睜開眼將寶玉一推笑道你忙什麼

金簪兒掉在井裡頭有你的只是有你的連這句俗語難道也不明白我告訴了你個巧方兒你往東小院子裡拿環哥兒同彩雲去寶玉笑道憑他怎麼去罷我只守著你只見王夫人翻身起來照金釧兒臉上就打了一個嘴巴子指著罵道下作小娼婦好好爺們都叫你們教壞了寶玉見王夫人起來早一溜烟去了這裡金釧兒半邊臉火熱一聲不敢言語登時眾丫頭們聽見王夫人醒了都忙進來王夫人便叫玉釧兒把你媽叫上來帶出你姐姐去金釧兒聽見忙跪下哭道我再不敢了太太要打要罵只管發落別叫我出去就是天恩了我跟了太太十來年這會子攆出去我還見人不見人呢王夫人固然是個

寬仁慈厚的人從來不曾打過丫頭們一下今忽見金釧兒行此無耻之事此乃平生最恨者故氣忿不過打了一下罵了幾句雖金釧兒苦求亦不肯收留到底喚了金釧兒之母白老媳婦來領了下去那金釧兒含羞忍辱的出去不在話下且說寶玉見王夫人醒了自巳沒趣忙進大觀園來只見赤日當天樹陰合地滿耳蟬聲靜無人語剛到了薔薇架只聽見有人哽噎之聲寶玉心中疑惑便站住細聽果然架下那邊有人此時正是五月那薔薇花葉茂盛之際寶玉悄悄的隔着籬笆洞兒一看只見一個女孩子蹲在花下手裡拿着根綰頭的簪子在地下摳土一面悄悄的流淚呢寶玉心中想道難道這也是個痴

丫頭又像顰兒來葬花不成因又自笑道若真也葬花可謂東施效顰不但不爲新特且更可厭了想畢便要叫那女子說你不用跟著林姑娘學了話未出口幸而再看時這女孩子面生不是個侍兒倒像是那十二個學戲的女孩子之內一個却辨不出他是生旦淨丑那一個脚色來寶玉忙把舌頭一伸將口掩住自己想道幸而不曾造次上兩回皆因造次了顰兒也生氣寶兒也多心如今再得罪了他們越發沒意思了一面想一面又恨認不得這個是誰再留神細看只見這女孩子眉蹙春山眼顰秋水面薄腰纖嫋嫋婷婷大有林黛玉之態寶玉早又不忍棄他而去只管痴看只見他雖然用金簪畫地並不是

摳土埋花竟是向土上畫字寶玉用眼隨著簪子的起落一直到底一畫一點一勾的看了去數一數十八筆自己又在手心裡用指頭按著他方纔下筆的規矩寫了猜是個什麼字寫成一想原來就是個薔薇花的薔字寶玉想道必定是他也要做詩填詞這會子見了這花因有所感或者偶成了兩句一時興至恐忘在地下畫着推敲也未可知且看他底下再寫什麼一面想一面又看只見那女孩子還在那裡畫呢畫來畫去還是個薔字再看還是個薔字裡面的原是早已癡了畫完一個薔又畫一個薔已經畫了有幾十個外面的不覺也看癡了兩個眼睛珠兒只管隨着簪子動心裡却想這女孩子一定有什麼

話說不出的大心事這麼個形景外面他既是這個形景心裡不知怎麼熬煎呢看他的模樣兒這般单薄心裡那裡還擱得住熬煎可恨我不能替你分些過來伏中陰晴不定片雲可以致雨忽一陣凉風過了颯颯的落下一陣雨來寶玉看那女子頭上滴下水來紗衣裳登時濕了寶玉想道這是下雨了他這個身子如何禁得驟雨一激因此禁不住便說道不用寫了你看下大雨身上都濕了那女孩子聽說倒唬了一跳抬頭一看只見花外一個人叫他不要寫下大雨了一則寶玉臉面俊秀二則花葉繁茂上下俱被枝葉隱住剛露着半邊臉那女孩子只當是個丫頭再不想是寶玉因笑道多謝姐姐提醒了我難

道姐姐在外頭有什麼遮雨的一句提醒了寶玉噯喲了一聲纔覺得渾身冰涼低頭看看自己身上也都濕了說不好只得一氣跑回怡紅院去了心裡卻還記罣着那女孩子沒處避雨原來明日是端陽節那文官等十二個女孩子都放了學進園來各處頑耍可巧小生寶官正旦玉官兩個女孩子正在怡紅院和襲人頑笑被雨阻住大家把溝堵了水積在院內把些綠頭鴨花鸂鶒彩鴛鴦捉的捉赶的赶縫了翅膀放在院內頑耍將院門關了襲人等都在遊廊上嘻笑寶玉見關着門便用手扣門裡面諸人只顧笑那裡聽見叫了半日拍得門山響裡面方聽見了料着寶玉這會子再不回來的襲人笑道誰這會子

叫門沒人開去寶玉道是我麝月道是寶姑娘的聲音晴雯道胡說寶姑娘這會子做什麽來襲人道讓我隔着門縫兒瞧瞧可開就開別叫他淋着回去說着便順着遊廊到門前往外一瞧只見寶玉淋得雨打鷄一般襲人見了又是着忙又是可笑忙開了門笑的彎腰拍手道那裡知道是爺回來了你怎麽大雨裡跑了來寶玉一肚子沒好氣滿心裡要把開門的踢幾脚方開了門並不看真是誰還只當是那些小丫頭們便抬腿踢在肋上襲人噯喲了一聲寶玉還罵道下流東西們我素日担待你們得了意一點兒也不怕越發拿着我取笑兒了口裡說着一低頭見是襲人哭了方知踢錯了忙笑道噯喲是你來了

踢在那裡了襲人從來不曾受過一句大話的今忽見了寶玉
生氣踢他一下又當著許多人又是羞又是氣又是疼真一時
置身無地待要怎麼樣料著寶玉未必是安心踢他少不得忍
著說道沒有踢著還不換衣裳去寶玉一面進房來解衣一面
笑道我長了這麼大今日是頭一遭兒生氣打人不想偏生遇
見了你襲人一面忍痛換衣裳一面笑道我是個起頭兒的人
也不論事大事小是好是歹自然也該從我起但只是別說打
了我明日順了手也打起別人來寶玉道我纔也不是安心襲
人道誰說是安心呢素日開門關門的都是那起小丫頭們的
事他們是憨皮慣了的早已恨得人牙癢癢他們也沒個怕懼

你原打諒是他們踢一下子唬唬也好剛纔是我淘氣不叫開門的說著那雨已住了寶官玉官也早去了襲人只覺肋上疼得心裡發鬧晚飯也不曾吃至晚間洗澡時脫了衣服只見肋上青了碗大一塊自己倒唬了一跳又不好聲張一時睡下夢中作痛由不得噯喲之聲從睡中哼出寶玉雖說不是安心因見襲人懶懶的也不安穩忽夜間聽得噯喲便知踢重了自已下床來悄悄的秉燈來照剛到床前只見襲人嗽了兩聲吐出一口痰來噯喲一聲睜眼見了寶玉倒唬一跳道做什麼寶玉道你夢裡噯喲必定踢重了我瞧瞧襲人道我頭上發暈嗓子裡又腥又甜你倒照一照地下罷寶玉聽說果然持燈向地下

一照只見一口鮮血在地寶玉慌了只說了不得了襲人見了
也就心冷了半截要知端的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三十回終

紅樓夢第三十一回

撕扇子作千金一笑　因麒麟伏白首雙

話說襲人見了自巳吐的鮮血在地也就冷了想着往日常聽人說少年吐血年月不保縱然命長終是廢人了想起此言不覺將素日想着後來爭榮誇耀之心盡皆灰了眼中不覺的滴下淚來寶玉見他哭了也不覺心酸起來因問道你心裡覺得怎麼樣襲人勉強笑道好好的覺怎麼呢寶玉的意思即刻便要叫人燙黃酒要山羊血黎洞丸來襲人拉了他的手笑道你這一鬧不大緊鬧起多少人來倒抱怨我輕狂分明人不知道倒鬧得人知道了你也不好我也不好正經明日你打發

小子問問王太醫去弄點子藥吃吃就好了人不知鬼不覺的可不好寶玉聽了有理也只得罷了向案上斟了茶來給襲人漱了口襲人知寶玉心內也不安穩的待要不叫他伏侍他又必不依二則定要驚動別人不如由他去罷因此倚在榻上由寶玉去伏侍一交五更寶玉也顧不得梳洗忙穿衣出來將王濟仁叫來親自確問王濟仁問其原故不過是傷損便說了個丸藥的名字怎麼服怎麼敷寶玉記了[illegible]來依方調治不在話下這日正是端陽佳節蒲艾簪門虎[illegible]午[illegible]夫人治了酒席請薛家母女等賞午寶玉見寶[illegible]和他說話自知是昨日的原故王夫人見寶[illegible]

目金釧兒之事他沒好意思的越發不理他林黛玉見寶玉懶懶的只當是他因爲得罪了寶釵的原故心中不自在形容也就懶懶的鳳姐昨日晚間王夫人就告訴了他寶玉金釧的事知道王夫人不自在自己如何敢說笑也就隨着王夫人氣色行事更覺淡淡的迎春姐妹見衆人無意思也都無意思了因此大家坐了一坐就散了林黛玉天性喜散不喜聚他想得也有個道理他說人有聚就有散聚時歡喜到散時豈不淸冷既淸冷則生感傷所以不如倒是不聚的好比如那花開時令人愛慕謝時則增惆悵所以倒是不開的好故此人以爲歡喜時他反以爲悲那寶玉的情性只願常聚生怕一時散了那花只

願常開生怕一時謝了只到筵散花謝雖有萬種悲傷也就無可如何了因此今日之筵大家無興散了林黛玉倒不覺得倒是寶玉心中悶悶不樂回至自己房中長吁短歎偏生晴雯上來換衣服不防又把扇子失了手跌在地下將骨子跌折寶玉因嘆道蠢才蠢才將來怎麽樣明日你自己當家立業難道也是這麽顧前不顧後的晴雯冷笑道二爺近來氣大得很行動就給臉子瞧前日連襲人都打了今日又來尋我們的不是要踢要打憑爺去就是跌了扇子也是平常的事先時連那麽樣的玻璃缸瑪瑙碗不知弄壞了多少也沒見個大氣兒這會子一把扇子就這麽着了何苦來嫌我們就打發了我們再挑好

的使好離好散的倒不好寳玉聽了這些話氣的渾身亂戰因此說道你不用忙將來有散的日子襲人在那邊早已聽見忙趕過來向寳玉道好好的又怎麽了可是我說的一時我不到就有事故兒晴雯聽了冷笑道姐姐既會說就該早來也省了爺生氣自古以來就是你一個人伏侍爺的我們原沒伏侍過因爲你伏侍的好昨日纔挨窩心脚我們不會伏侍的明日還不知是個什麽罪呢襲人聽了這話又是惱又是愧待要說幾句話又見寳玉已經氣的黃了臉少不得自已忍了性子推晴雯道好妹妹你出去逛逛原是我們的不是晴雯聽了他說我們兩字自然是他和寳玉了不覺又添了醋意冷笑幾聲道我

倒不知道你們是誰別叫我替你們害燥了便是你們鬼鬼祟祟幹的那事也瞞不過我去那裡就稱起我們來了那明公正道連個姑娘還沒挣上去呢也不過和我似的那裡就稱上我們了襲人羞得臉紫漲起來想一想原是自已把話說錯了寶玉一面說道你們氣不忿我明日偏抬舉他襲人忙拉了寶玉的手道他一個糊塗人你和他分証什麽況且你素日又是有擔待的比這大的過去了多少今日是怎麽了晴雯冷笑道我原是糊塗人那裡配和我說話我不過奴才罷咧襲人聽說道姑娘到底是和我拌嘴是和二爺拌嘴呢要是心裡惱我你只和我說不犯着當着二爺吵要是惱二爺不該這麽吵的萬人

知道我纔也不過爲了事進來勸開了大家保重姑娘到尋上
我的晦氣又不像是惱我又不像是惱二爺夾鎗帶棒終久是
個什麼主意我就不說讓你說去說着便往外走寶玉向晴雯
道你也不用生氣我也猜着你的心事了我回太太去你也大
了打發你出去可好不好晴雯聽了這話不覺又傷起心來含
淚說道我爲什麼出去要嫌我變着法兒打發我去也不能彀
的寶玉道我何曾經過這樣吵鬧一定是你要出去了不如回
太太打發你去罷說着站起來就要走襲人忙回身攔住笑道
往那裡去寶玉道回太太去襲人笑道好沒意思認眞的去回
你也不怕臊了他便是他認眞要去也等把這氣下去了等無

事中說話兒四了太太也不遲這會子急急的當一件正經事去回豈不叫太太犯疑寶玉道太太必不犯疑我只明說是他鬧着要去的晴雯哭道我多早晚鬧着要去了饒生了氣還拿話壓派我只管去回我一頭碰死了也不出這門兒寶玉道這又奇了你又不去你又鬧些什麼我經不起這吵不如去了倒乾淨說着一定要去回襲人見攔不住只得跪下了碧痕秋紋麝月等衆丫鬟見吵鬧得利害都鴉雀無聞的在外頭聽消息這會子聽見襲人跪下央求便一齊進來都跪下了寶玉忙把襲人拉起來嘆了一聲在床上坐下叫衆人起去向襲人道叫我怎麼樣纔好這個心使碎了也沒人知道說着不覺滴下淚

來襲人見寶玉流下泪來自巳也就哭了晴雯在傍哭着方欲說話只見林黛玉進來便出去了林黛玉笑道大節下怎麽好好的哭起來難道是爲爭粽子吃爭惱了不成寶玉和襲人嗤的一笑林黛玉道二哥哥不告訴我我不問你也就知道了一面說一面拍着襲人的肩笑道好嫂子你告訴我必定是你們兩個拌了嘴告訴妹妹替你們和勸和勸襲人推他道林姑娘你鬧什麽我們一個丫頭姑娘只是混說黛玉笑道你說你是丫頭我只拿你當嫂子待寶玉道你何苦來替他招罵名兒饒這麽着還有人說閒話還擱得住你來說這話襲人笑道林姑娘你不知道我的心事除非一口氣不來死了倒也罷了林黛

玉笑道你死了別人不知怎麽樣我先就哭死了寶玉笑道你死了我做和尚去襲人笑道你老實些罷何苦還說這些話林黛玉將兩個指頭一伸抿嘴笑道做了兩個和尚了我從今已後都記着你做和尚的遭數兒寶玉聽了知道是他點前日的話自已一笑也就罷了一時黛玉去了就有人來說薛大爺請寶玉只得去了原來是吃酒不能推辭只得盡席而散晚間回來已帶了幾分酒踉蹌來至自已院內只見院中早把乘涼的枕榻設下榻上有個人睡着寶玉只當是襲人一面在榻沿上坐下一面推他問道疼的好些了只見那人翻身起來說何苦來又招我寶玉一看原來不是襲人却是晴雯寶玉將他一拉

拉在身傍坐下笑道你的性子越發慣嬌了早起就是跌了扇子我不過說了那兩句你就說上那些話你說我也罷了襲人好意來勸你又括拉上他你自已想想該不該晴雯道怪熱的拉拉扯扯做什麼呌人來看見像什麼我這身子也不配坐在這裡寶玉笑道你既知道不配爲什麼睡着呢晴雯沒的說嗤的又笑了說道你不來使得你來了就不配了起來讓我洗澡去襲人麝月都洗了澡我呌了他們來寶玉笑道我纔又吃了好些酒還得洗一洗你既沒有洗拿了水來偺們兩個洗晴雯摇手笑道罷罷我不敢惹爺還記得碧痕打發你洗澡足有兩三個時辰也不知道做什麼呢我們也不好進去的後來洗完

了進去瞧瞧地下的水淹着床腿連蓆子上都汪着水也不知是怎麽洗了笑了幾天我也沒工夫收拾水也不用同我洗去今日也凉快那會子洗了這會子可以不用我到舀一盆水來你洗洗臉通通頭纔鴛鴦送了好些菓子來都湃在那水晶缸裡呢叫他們打發你吃寶玉笑道既這麽着你也不許洗去只洗洗手拿菓子來吃罷晴雯笑道我慌張的很連扇子還跌折了那裡還配打發吃菓子倘或再打破盤子還更了不得兒寶玉笑道你愛打就打這些東西原不過是借人所用你愛這樣我愛這樣各自性情不同比如那扇子原是搧的你要撕着頑也可以使得只是不可生氣時拿他出氣就如杯盤原是盛東

西的你喜歡聽那一聲响就故意碰了也可以使得只別在生氣時拿他出氣這就是愛物了晴雯聽了笑道既這麼說你就拿了扇子來我撕我最喜歡撕的寶玉聽了便笑着遞與他晴雯果然接過來嗤的一聲撕了兩半接着又聽嗤嗤幾聲寶玉在傍笑着說响得好再撕响些正說着只見麝月走過來笑道少作些孽罷寶玉趕上來一把將他手裡的扇子也奪了遞與晴雯晴雯接了也撕作幾半子二人都大笑麝月道這是怎麼說拿我的東西開心兒寶玉笑道打開扇子匣子你揀了去什麼好東西麝月道既這麼說就把扇子搬出來讓他儘力撕豈不好寶玉笑道你就搬去麝月道我可不造這樣孽他沒撕折

了手叫他自已撒去晴雯笑着便倚在床上說道我也乏了明日再撕罷寶玉笑道古人云千金難買一笑幾把扇子能值幾何一面說着一面叫襲人襲人纔換了衣服走出來小丫頭佳蕙過來拾去破扇大家乘凉不消細說至次日午間王夫人薛寶釵林黛玉衆姐妹正在賈母房內坐着就有人回史大姑娘來了一時果見史湘雲帶領衆多丫鬟媳婦走進院來寶釵黛玉等忙迎至堦下相見青年姊妹們經月不見一旦相逢其親密自不消說得一時進入房中請安問好都見過了賈母因說天熱把外頭的衣服脫脫罷史湘雲忙起身寬衣王夫人因而笑道也沒見穿上這些做什麼史湘雲笑道都是二嬸娘叫穿

的誰願意穿這些寶釵一傍笑道姨媽不知道他穿衣裳還更愛穿那別人的衣裳可記得舊年三四月裡他在這裡住着把寶兄弟的袍子穿上靴子也穿上額子也勒上猛一瞧倒像是寶兄弟就是多兩個墜子他站在那椅子背後哄的老太太只是叫寶玉你過來仔細那上頭掛的燈穗子招下灰來迷了眼他只是笑也不過去後來大家認不住笑了老太太纔笑了說扮作男人好看了林黛玉道這算什麼惟有前年正月裡接了他來住了沒兩日下起雪來老太太和舅母那日想是纔拜了影回來老太太的一個新新的大紅猩猩毡斗蓬放在那裡誰知眼不見他就披了又大又長他就拿兩個汗巾子攔腰繫上

和丫頭們在後院子撲雪人兒去一跤栽倒溝跟前弄了一身泥說着大家想着前情都笑了寶釵笑問那周奶媽道周媽你們姑娘還那麼淘氣不淘氣了周奶媽也笑了迎春笑道淘氣也罷了我就嫌他愛說話也沒見睡在那裡還是咭咭呱呱笑一陣說一陣也不知是那裡來的那些謊話王夫人道只怕如今好了前日有人家來相看眼見有婆婆家了還是那麼着賈母因問今日還是住着還是家去呢周奶媽笑道老太太沒有看見衣服都帶了來了可不住兩天湘雲問寶玉道哥哥不在家麼寶釵笑道他再不想着別人只想寶兄弟兩個人好頑的這可見還沒改了淘氣賈母道如今你們大了別提小名兒了

剛說着只見寶玉來了笑道雲妹妹來了怎麼前日打發人接你去不來王夫人道這裡老太太纔說這一個他又來提名道姓的了林黛玉道你哥哥有好東西等着你呢湘雲道什麼好東西寶玉笑道你信他幾日不見越發高了湘雲笑道襲人姐姐好寶玉道好多謝你想着湘雲道我給他帶了好東西來了說着拿出手帕子來挽着一個扢搭寶玉道什麼好的你倒不如把前日送來的那種絳紋石的戒指兒帶兩個給他湘雲笑道這是什麼說着便打開眾人看時果然是上次送來的那絳紋戒指一包四個林黛玉笑道你們瞧瞧他這個人前日一般的打發人給我們送來你就把他的也帶了來豈不省事今日

巴巴的自已帶了來我當又是什麼新奇東西原來還是他眞
眞你是個糊塗人史湘雲笑道你纔糊塗呢我把這理說出來
大家評一評誰糊塗給你們送東西就是使來的人不用說話
拿進來一看自然就知是送姑娘們的了若帶他們的這西東
須得我告訴來人這是那一個丫頭的那是那一個丫頭的那
使來的人明白還好再糊塗些丫頭的名字他也不記得混鬧
胡說的反連你們的東西都攪糊塗了若是打發個女人來還
罷了偏前日又打發小子來可怎麼說丫頭們的名字呢還是
我來給他們帶來豈不清白說着把四個戒指放下說道襲人
姐姐一個鴛鴦姐姐一個金釧兒姐姐一個平兒姐姐一個這

倒是四個人的難道小子們也記得這麼清白衆人聽了都笑道果然明白寶玉笑道還是這麼會說話不讓人林黛玉聽了冷笑道他不會說話就配帶金麒麟了一面說着便起身走了幸而諸人都不曾聽見只有薛寶釵抿嘴一笑寶玉聽見了倒自已後悔又說錯了話忽見寶釵一笑由不得也一笑寶釵見寶玉笑了忙起身走開找了黛玉說笑去了賈母因向湘雲道吃了茶歇一歇瞧瞧你嫂子們去園裡也凉快同你姐姐們去逛逛湘雲答應了因將三個戒指包上歇了一歇便起身要瞧鳳姐等去衆奶娘丫頭跟着到了鳳姐那裡說笑了一回出來便往大觀園來見過了李宮裁少坐片時便往怡紅院來找襲

人因回頭說道你們不必跟着只管瞧你們的朋友親戚去留下翠縷伏侍就是了衆人聽了自去尋姑覔嫂單剩下湘雲翠縷兩個翠縷道這荷花怎麼還不開史湘雲道時候還沒到呢翠縷道這也和偺們家池子裡的一樣也是樓子花湘雲道他們這個還不如偺們的翠縷道他們那邊有顆石榴接連四五枝真是樓子上起樓子這也難爲他長史湘雲道花草也是同人一樣氣脉充足長的就好翠縷把臉一扭說道我不信這話若說同人一樣我怎麼不見頭上又長出一個頭來的人湘雲聽了由不得一笑說道我說你不用說話你偏好說這叫人怎麼好答言天地間都賦陰陽二氣所生或正或邪或奇或怪千

變萬化都是陰陽順逆就是一生出來人人罕見的究竟道理還是一樣翠縷道這麼說起來從古至今開天闢地都是些陰陽了湘雲笑道糊塗東西越說越放屁什麼都是些陰陽况且陰陽兩個字還只是一個字陽盡了就成陰陰盡了就成陽不是陰盡了又有一個陽生出來陽盡了又有個陰生出來翠縷道這糊塗死我了什麼是個陰陽没影没形的我只問姑娘這陰陽是怎麼個樣兒湘雲道這陰陽不過是個氣罷了器物付了纔成形質譬如天是陽地就是陰水是陰火就是陽日是陽月就是陰翠縷聽了笑道是了是了我今日可明白了怪道人都管着日頭叫太陽呢筭命的管着月亮叫什麼太陰星就是

這個理了湘雲笑道阿彌陀佛剛剛明白了翠縷道這些東西有陰陽也罷了難道那些蚊子虼蠓蟲兒花兒草兒瓦片兒磚頭兒也有陰陽不成湘雲道怎麼沒有呢比如那一個樹葉兒還分陰陽呢那邊向上朝陽的就是陽這邊背陰覆下的就是陰翠縷聽了點頭笑道原來這樣我可明白了只是咱們這手裡的扇子怎麼是陽怎麼是陰呢湘雲道這邊正面就爲陽那反面就爲陰翠縷又點頭笑了還要拿幾件東西要問因想不起什麼來猛低頭看見湘雲宮縧上繫的金麒麟便提起來笑道姑娘這個難道也有陰陽湘雲道走獸飛禽雄爲陽雌爲陰牝爲陰牡爲陽怎麼沒有呢翠縷道這是公的還是母的呢湘

雲啐道什麼公的母的又胡說了翠縷道這也罷了怎麼東西都有陰陽偺們人倒沒有陰陽呢湘雲沉了臉說道下流東西好生走罷越問越說出好的來了翠縷道這有什麼不告訴我的呢我也知道了不用難我湘雲撲哧的笑道你知道什麼翠縷道姑娘是陽我就是陰湘雲拿手帕子掩着嘴笑起來翠縷道說的是了就笑的這麼樣湘雲道很是很是翠縷道人家說主子為陽奴才為陰我連這個大道理也不懂得湘雲笑道你很懂得正說着只見薔薇架下金晃晃的一件東西湘雲指着問道你看那是什麼翠縷聽了忙赶去拾起來看着笑道可分出陰陽來了說着先拿史湘雲的麒麟瞧史湘雲要他揀的瞧

翠縷只管不放手笑道是件寶貝姑娘瞧不得這是從那裡來的好奇怪我從來在這裡沒見人有這個湘雲道拿來我瞧瞧翠縷將手一撒笑道姑娘請看湘雲舉目一驗却是文彩輝煌的一個金麒麟比自己佩的又大又有文彩湘雲伸手擎在掌上只是默默不語正自出神忽見寶玉從那邊來了笑道你兩個在這日頭底下做什麽呢怎麽不找襲人去呢史湘雲連忙將那麒麟藏起道正要去呢偺們一處走說着大家進入怡紅院來襲人正在堦下倚檻迎風忽見湘雲來了進忙迎下來攜手笑說一向別情一面進來歸坐寶玉因問道你該早來我得了一件好東西專等你呢說着一面在身上掏了半天噯呀了

一聲便問襲人那個東西你收起來了麼襲人道什麼東西寶玉道前日得的麒麟襲人道你天天帶在身上的怎麼問我寶玉聽了將手一拍說道這可丟了往那裡找去就要起身自己尋去史湘雲聽了方知是他遺落的便笑問道你幾時又有個麒麟了寶玉道前日好容易得的呢不知多早晚丟了我也糊塗了史湘雲笑道幸而是頑的東西還是這麼慌張說着將手一撒笑道你瞧瞧是這個不是寶玉一見由不得歡喜非常要知歡喜的事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三十一回終

紅樓夢第三十二回

訴肺腑心迷活寶玉　含恥辱情烈死金釧

話說寶玉見那麒麟心中甚是歡喜便伸手來拿笑道虧你揀着了你是何時拾的史湘雲笑道幸而是這個明日倘或把印也丟了難道也就罷了不成寶玉笑道倒是丟了印平常若丟了這個我就該死了襲人斟了茶來與史湘雲吃一面笑道大姑娘我聽前日你大喜呀史湘雲紅了臉吃茶一聲也不答應襲人笑道這會子又害臊了你還記得十年前偺們在西邊煖閣上住着晚上你同我說的話兒那會子不害臊這會子怎麽又臊了史湘雲笑道你還說呢那會子偺們那麽好後來我們

太太沒了我家去住了一程子怎麽就把你派了跟二哥哥我來了你就不像先待我了襲人笑道你還說呢先姐姐長姐姐短哄着我替你梳頭洗臉做這個弄那個如今大了就拿出小姐的欵兒來你既拿小姐的欵我怎麽敢親近呢史湘雲道阿彌陀佛寃枉寃哉我要這樣就立刻死了你瞧瞧這麽大熱天我來了必定赶來先瞧瞧你不信你問縷兒我在家時時刻刻那一回不念你幾聲話猶未了襲人和寶玉都勸道說頑話兒你又認眞了還是這麽性急史湘雲道你不說你的話咽人倒說人性急一面說一面打開手帕子將戒指遞與襲人襲人感謝不盡因笑道你前日送你姐姐們的我已得了今日你親自

又送來可見是沒忘了我只這個就試出你來了戒指兒能值多少可見你的心真史湘雲道是誰給你的襲人道是寶姑娘給我的湘雲嘆道我只當林姐姐送你的原來是寶姐姐給了你我天天在家裡想着這些姐姐們再沒一個比寶姐姐好的可惜我們不是一個娘養的我但凡有這麼個親姐姐就是沒了父母也沒妨碍的說着眼圈兒就紅了寶玉道罷罷罷不用提起這個話了史湘雲道提這個便怎麼我知道你的心病恐怕你的林妹妹聽見又嗔我讚了寶姐姐了可是為這個不是襲人在傍嗤的一笑說道雲姑娘你如今大了越發心直嘴快了寶玉笑道我說你們這幾個人難說話果然不錯史湘雲道

好哥哥你不必說話叫我惡心只會在我跟前說話見了你林
妹妹又不知怎麼好了襲人道且別說頑話正有一件事要求
你呢史湘雲便問什麼事襲人道有一雙鞋摳了墊心子我這
兩日身上不好不得做你可有工夫替我做做史湘雲道這又
奇了你家放着這些巧人不算還有什麼針線上的裁剪上的
怎麼叫我做起來你的活計叫人做誰好意思不做呢襲人笑
道你又糊塗了你難道不知道我們這屋裡的針線是不要那
些針線上的人做的史湘雲聽了便知是寶玉的鞋因笑道既
這麼說我就替你做做能只是一件你的我纔做別人的我可
不能襲人笑道又來了我是個什麼兒就敢煩你做鞋了實告

話你可不是我的你別管是誰的橫豎我領情就是了史湘雲道論理你的東西也不知煩我做了多少今日我倒不做的原故你必定也知道襲人道我倒也不知道史湘雲冷笑道前日我聽見把我做的扇套兒拿着和人家比賭氣又鉸了我早就聽見了你還瞞我這會子又叫我做我成了你們奴才了寶玉忙笑道前日的那事本不知是你做的襲人也笑道他本不知是你做的是我哄他的話說是新近外頭有個會做活的扎的絕出奇的花兒我叫他們拿了一個扇套兒試試看好不好他就信了拿出去給這個瞧那個看的不知怎麼又惹惱了那一位鉸了兩段回來他還叫趕着做去我纔說了是你做的他後

悔的什麼似的史湘雲道這越發奇了林姑娘也犯不上生氣他既會剪就叫他做襲人道他可不做呢饒這麼着老太太還怕他勞碌着了大夫又說好生靜養纔好誰還肯煩他做呢舊年好一年的工夫做了個香袋兒今年半年還沒見拿針綫呢正說着有人來回說興隆街的大爺來了老爺叫二爺出去會寶玉聽了便知賈雨村來了心中好不自在襲人忙去拿衣服寶玉一面登着靴子一面抱怨道有老爺和他坐着就罷了回回定要見我史湘雲一邊搖着扇子笑道自然你能會賓接客老爺纔叫你出去呢寶玉道那裡是老爺都是他自己要請我見的湘雲笑道主雅客來勤自然你有些警動他的好處他纔

要會你寶玉道罷罷我也不稱雅俗中又俗的一個俗人並不願同這些人往來湘雲笑道還是這個情性改不了如今大了你就不願讀書去考舉人進士的也該常會會這些爲官作宰的談談講講那些仕途經濟的學問也好將來應酬庶務日後也有個朋友沒見你成年家只在我們隊裡攪些什麼寶玉聽了道姑娘請別的姐妹屋裡坐坐我這裡仔細腌臢了你知經濟學問的人襲人道姑娘快別說這話上回也是寶姑娘也說過一回他也不管人臉上過得去過不去他就咳了一聲拿起脚來走了這裡寶姑娘的話也沒說完見他走了登時羞得臉通紅說又不是不說又不是幸而是寶姑娘那要是林姑娘不

知又鬧得怎麼樣哭得怎麼樣呢提起這些話來寶姑娘叫人敬重自巳過了一會子去了我倒過不去只當他惱了誰知過後還是照舊一樣真真是有涵養心地寬大的誰知這一個反倒同他生分了那林姑娘見他賭氣不理他後來不知賠多少不是呢寶玉道林姑娘從來說過這些混賬話不曾若他也說過這些混賬話我早和他生分了襲人和湘雲都點頭笑道這原是混賬話原來林黛玉知道史湘雲在這裡寶玉一定又趕來說麒麟的原故因心下忖度着近日寶玉弄來的外傳野史多半才子佳人都因小巧玩物上撮合或有鴛鴦或有鳳凰或玉環金佩或鮫帕鸞絛皆由小物而遂終身之願今忽見寶玉

亦有麒麟便恐借此生隙同史湘雲也做出那些風流佳事來因而悄悄走來見機行事以察二人之意不想剛走來正聽見史湘雲說經濟一事寶玉又說林妹妹不說這樣混賬話若說這話我也同他生分了林黛玉聽了這話不覺又喜又驚又悲又嘆所喜者果然自己眼力不錯素日認他是個知己果然是個知己所驚者他在人前一片私心稱揚于我其親熱厚密竟不避嫌疑所嘆者你既為我之知己自然我亦可為你知己既你我為知己則又何必有金玉之論呢既有金玉之論也該你我有之又何必來一寶釵呢所悲者父母早逝雖有銘心刻骨之言無人為我主張況近日每覺神思恍惚病已漸成醫者更

云氣弱血虧恐致勞怯之症我雖爲知己但恐不能久待你縱爲我知己奈我薄命何想到此間不禁滚下淚來待進去相見自覺無味便一面拭淚一面抽身回去了這裡寶玉忙忙的穿了衣裳出來忽見林黛玉在前面慢慢的走若似有拭淚之狀便忙赶上來笑道妹妹往那裡去怎麼又哭了又誰得罪了你林黛玉回頭見是寶玉便勉強笑道好好的我何曾哭了寶玉笑道你瞧瞧眼睛上的淚珠兒未乾還撒謊呢一面說一面禁不住抬起手來替他拭淚林黛玉忙向後退了幾步說道你又要死了做什麼這般動手動脚的寶玉笑道說話忘了情不覺的動了手也就顧不得死活林黛玉道死了倒不值什麼只是

玉下了什麼金又是什麼麒麟可怎麼好呢一句話又把寶玉說急了趕上來問道你還說這話倒底是咒我還是氣我呢林黛玉見問方想起前日的事來遂自悔自己又說造次了忙笑道你別着急我原說錯了這有什麼筋都叠暴起來急得一臉汗一面說一面禁不住近前伸手替他拭面上的汗寶玉瞅了半天方說道你放心林黛玉聽了怔了半天說道我有什麼不放心我不明白這話你倒說說怎麼放心不放心寶玉嘆了一口氣問道你果然不明白這話難道我素日在你身上的心都用錯了連你的意思若體貼不着就難怪你天天為我生氣了林黛玉道果然我不明白放心不放心的話寶玉點頭嘆道好

妹妹你別哄我果然不明白這話不但我素日之意白用了且連你素日待我之意也都辜負了你皆因多是不放心的原故纔弄了一身的病但凡寬慰些這病也不得一日重似一日林黛玉聽了這話如轟雷掣電細細思之竟比自己肺腑中掏出來的還覺懇切竟有萬句言語滿心要說只是半個字也不能吐却怔怔的望着他此時寶玉心中有萬句言詞不知一時從那一句說起却也怔怔的望着黛玉兩個人怔了半天林黛玉只咳了一聲兩眼不覺滾下淚來回身便要走寶玉忙上前拉住道好妹妹且略站住我說一句話再走林黛玉一面拭淚一面將手推開說道有什麼可說的你的話我都知道了口裡說著

去教訓一場龍襲人笑道不是這個想是有客要會寶釵笑道這個客也沒意思這麼熱天不在家裡凉快還跑些什麼襲人笑道你可說麼寶釵因而問道雲丫頭在你們家做什麼呢襲人笑道纔說了一會子閒話你瞧我前日粘的那雙鞋明日求他做去寶釵聽見這話便兩邊回頭看無人來往笑道你這麼個明白人怎麼一時半刻的就不會體諒人情我近來看着雲姑娘的神情風裡言風裡語的聽起來在家裡一點兒做不得主他們家嫌費用大竟不用那些針線上的人差不多的東西都是他們娘兒們動手為什麼這幾次他來了他和我說話兒見沒人在眼前他就說家裡累得狠我再問他兩句家常過

日的話他就連眼圈兒都紅了口裡含含糊糊待說不說的想其形景自然從小沒爹娘的苦我看他也不覺的傷起心來襲人見說這話將手一拍道是了是了怪道上月我求他打十根蝴蝶兒結子過了那些日子纔打發人送來還說這是粗打的且在別處將就使罷要勻淨的等明日來住着再好生打罷如今聽姑娘這話想來我們求他他不好推辭不知他在家裡怎麼三更半夜的做呢可是我也糊塗了早知道是這樣我也不該求他的寶釵道上次他告訴我說在家裡做活做到三更天若是替別人做一點半點他家的那些奶奶太太們還不受用呢襲人道偏生我們那個牛心左性的小爺憑着小的大的活

計一概不要家裡這些活計上的人做我又弄不開這些寶釵
笑道你理他呢只管叫人做去就是了襲人道那裡哄得過他
他纔是認得出來呢說不得我只好慢慢的累去罷了寶釵笑
道你不必忙我替你做些何如襲人笑道當真的這樣就是我
的造化了晚上我親自過來一句話未了忽見一個老婆子忙
忙走來說道這是那裡說起金釧兒姑娘好好投井死了襲人
聽得唬了一跳忙問那個金釧兒那老婆子道那裡還有兩個
金釧兒呢就是太太屋裡的前日不知為什麼攆他出去在家
裡哭天抹淚的也都不理會他誰知找不着他纔有打水的人
說那東南角上井裡打水見一個屍首趕着叫人打撈起來誰

知是他他們還只管亂着要救活那裡中用了寶釵道這也奇了襲人聽說點頭讚嘆想素日同氣之情不覺流下淚來寶釵聽見這話忙向王夫人處來安慰這裡襲人回去不提却說寶釵來至王夫人房裡只見鴉雀無聞獨有王夫人在裡間房內坐着垂泪寶釵便不好提這事只得一旁坐了王夫人便問你從那裡來寶釵道從園裡來王夫人道你從園裡來可曾見你寶兄弟寶釵道纔倒看見了他穿着衣服出去了不知那裡去王夫人點頭笑道你可知道一庄奇事金釧兒忽然投井死了寶釵見說道怎麽好好的投井這也奇了王夫人道原是前日他把我一件東西弄壞了我一時生氣打了一下攆了他下去

我只說氣他幾天還叫他上来誰知他這麼氣性大就投井死了豈不是我的罪過寶釵笑道姨娘是慈善人固然是這樣想據我看來他並不是賭氣投井多半他下去住着或是在井跟前頑失了脚掉下去的他在上頭拘束慣了這一出去自然要到各處去頑頑逛逛豈有這樣大氣的理總然有這樣大氣也不過是個糊塗人也不爲可惜王夫人點頭歎道這話雖然如此倒底我心不安寶釵笑道姨娘也不勞關心十分過不去不過多賞他幾兩銀子發送他也就盡主僕之情了王夫人道纔剛我賞了五十兩銀子與他原要還把你姊妹們新衣服給他粧裹誰知鳳丫頭可巧都没有什麼新做的衣服只有你林妹

妹做生日的兩套我想你林妹妹那個孩子素日是個有心的況且他原也三災八難的既說了給他過生日這會子又給人去粧裹豈不忌諱因為這麽樣我纔現叫裁縫趕着做一套給他要是別的丫頭賞他幾兩銀子也就完了金釧兒雖然是個丫頭素日在我跟前比我的女兒也差不多口裡說着不覺流下淚來寶釵忙道姨娘這會子又何用叫裁縫趕去我前日到做了兩套拿來給他豈不省事況且他活的時侯也穿過我的舊衣服身量又相對王夫人道雖然這樣難道你不忌諱寶釵笑道姨娘放心我從來不計較這些一面說一面起身就走王夫人忙叫了兩個人跟寶姑娘去一時寶釵取了衣服回來只

見寶玉在王夫人旁邊坐着垂淚王夫人正纔說他因見寶釵來了就掩住口不說了寶釵見此景況察言觀色早知覺了七八分于是將衣服交明王夫人將他母親叫來拿了去再看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三十二回終